

■ 宁波好书

笔墨间永驻的老街风华

——读《酱园街往事》有感

叶龙虎

《酱园街往事》不久前由杭州出版社出版。余姚市图书馆在阳明古镇秋雨书屋举办了新书分享会，我有幸聆听了作者张钟对酱园街古往今来的介绍，当然也包括他的创作经历。

酱园街是余姚旧城东护城河以东区域一条广为人知的老街，这里的每一家酱园、每一座古建筑、每一条小巷，不仅承载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更是这一带居民的记忆和乡愁。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老街区消失了。张钟创作的《酱园街往事》，用文字及他擅长的素描，重现了熟悉的老街、店铺、客栈、酒肆、码头和烟火人家。显然，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。

作者不避寒暑，持之以恒，历时十七年，“遍访酱园街的耄耋旧邻，抢救性地记录了口述历史”。书中大多章节是回忆，作者在后记中写道：“写着写着，我的眼前就浮现起当年匆匆路过高墙弄去上班的人流……”张钟从小生活在高墙弄方井头肥皂树下的归庐，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他对这块土地炽烈的爱。

小时候的点点滴滴，如今成了书中最精彩、最动人的片段。很多篇目描写了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有到“姨婆井”挑水的居民，有回荡在巷弄里的“磨剪子铲薄刀”的吆喝声，有江面上桨声欸乃的来往船只，有河埠头孩子们“擦水片”的嬉笑声和妇女们洗衣物时此起彼伏的棒槌声……当然更有那些让人怀念的往日旧邻：管水龙头的邵家外婆，卖葱油饼的杯渡庵烧饼摊老人，在后门前小河筑堤钓鱼的阿良哥，奋不顾身救起落水小孩的杏增师傅……当读到天未亮到东横

街口豆腐店排队买豆腐、祖母刮痧、井头撩吊桶、用旧蚊帐改制成网兜钓鱼、在节制闸下江面学游泳等章节，这些个体记忆马上升华为集体记忆。可不是嘛，张钟的童年趣事居然与我小时候的一幕幕往事重叠了。

古老的三官堂路，像一根长长的扁担，一头挑起了姚江，一头挑起了候青江。旧时，从城里头去酱园街（前街），要过护城河（现三官堂河）上的和鸣桥。过桥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创立于乾嘉年间的具美、鼎和、致和三家酱园，这就是老街被称作“酱园街”的缘由。后来，在和鸣桥向北约200步处，搭建了俗称“板桥头”的木桥（现东风桥）。桥东堍有一条小路，路南是民居，路北多淡竹，这就是淡竹弄。1914年，淡竹弄折北接通了惠爱医院的大门。惠爱医院是余姚最早的一家教会（西医）医院，至今仍保留着两幢西式楼房，被公布为余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淡竹弄在惠爱医院的围墙旁与一条石板路连接，可以通往候青江南岸后埭和前埭两个小村庄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在板桥头以北约200步处，又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桥梁人民桥，人民路（现阳明东路）也延伸到玉皇山下。路北后横埭的大片农田逐渐消失与，取而代之的是民居和商店。至此，人民东路成了与酱园街并行的第三条街。

酱园街东端的芦蓬头是姚江、候青江的交汇处，是船只停泊的主要码头，也是古姚江驿所在，曾经是连接城乡的枢纽，承载着物资流通与人情往来。作为古驿道上的驿铺，向东连接柯下湖铺，向西连接县前



铺，凡是官员上、下任或传递情报与公文，均在驿铺换乘马匹。当年传递公文的铺骑，白天鸣铃，晚间举火，石板路上马蹄声声，算得上是酱园街区域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
书中有一张酱园街示意图尤为珍贵。图中标注的老地名，引起了很多余姚人的共鸣。一条酱园街，半街尽姓朱。从“衙弄”到“高墙弄”，自西至东多是朱氏家族的建筑，有师俭堂、信天堂、辛庐、探花墙门、四明阁、续南堂、念德堂等。念德堂是朱氏的宗祠，祠堂中设有书塾“实获斋”。1904年，依癸卯学制，实获斋更名为“实获小学堂”。因为学校设在祠堂内，故俗称“念德堂小学”，著名作家楼夷在这所学校读过8年书。

最有名的是探花墙门，张钟对此有详细描写。他说这是探花朱兰的宅第，前后五进，庭院深深，头门外高挂“探花及第”竖式金匾，进门左右有一对旗杆，第一进大开大门的两边有一对石狮子。朱兰，清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出生在信天堂，30岁时考取一甲第三名进士，历任广东乡试主考官、提督湖北学政，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可以想象，当年的酱园街，有过多少达官贵人的足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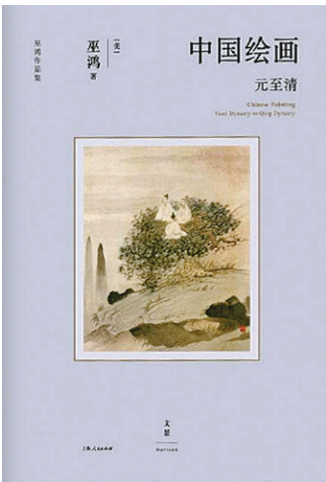


根据图示，与酱园街并行的高阶沿路也唤醒了我的记忆。我想起20多年前在报纸上读过的一篇散文《梔子花香》。文章的作者小时候去位于邵庵弄的外婆家，一进弄堂口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梔子花香。之所以记得那么真切，不仅仅因为文章的作者是我的朋友，还因为我对邵庵弄也有特殊的情感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的三叔从南城的潭井弄搬进了邵庵弄口新建的镇政府职工住宅楼，从此，我有事没事常往三叔家跑，高阶沿路的石板都被我数遍了，当年与三叔在阳台聊天的温馨场景犹在眼前。

用绘画和老照片作为插图，是《酱园街往事》的一大特色。作者用细腻的笔触，将酱园街昔日的风华永驻于纸页间。全书配有49幅素描和55帧照片，使质朴的文字更加形象、丰满。这些插图直观再现了曾经有过的烟火气息，回溯了酱园街上摩肩接踵、带有农村集市味的历史景象。

《酱园街往事》让我爱不释手，它不仅是个人记忆的档案，更是余姚旧城文化基因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人说，《酱园街往事》是一幅余姚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是的，它成了很多人乡愁的寄托。

荐书



《中国绘画：元至清》

作者【美】巫鸿
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日期 2025年3月

巫鸿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史家，他长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艺术的研究与教学，“中国绘画”系列是他的代表作。继《中国绘画：远古至唐》《中国绘画：五代至南宋》之后，新作《中国绘画：元至清》出版，“三部曲”完美收官。

作者认为，中国绘画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多样的，彩陶、壁画、屏幛等各类图画形式都应纳入研究范畴。在前两部作品里，巫鸿倡议改变以画家为线索撰写绘画史的传统方式，转而立足于

（推荐书友：林頔）



《一枕书梦》

作者 朱航满
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 2025年1月

朱航满已出版随笔集多种，《一枕书梦》是他的近作，收录书信40篇。书名中的“书梦”，当是五彩斑斓的文学之梦。

北京地坛书市是朱航满常去的地方，他在《地坛书市一瞥》中，写了地坛书市的状况及自己所淘的书籍。通过聊天和观察，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：雨天，书市上的人不

朱航满已出版随笔集多种，《一枕书梦》是他的近作，收录书信40篇。书名中的“书梦”，当是五彩斑斓的文学之梦。

北京地坛书市是朱航满常去的地方，他在《地坛书市一瞥》中，写了地坛书市的状况及自己所淘的书籍。通过聊天和观察，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：雨天，书市上的人不



《风尘晴好，世物幽美》

作者 李敬白
出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日期 2025年5月

《风尘晴好，世物幽美》分“烟火味”“旧情怀”“花枝俏”“草木谣”“虫草集”五辑，构成一部兼具生活肌理与精神深度的散文集。

书中的美食文，与作者先前出版的《寸纸小鲜，烟火滋味》有所不同，更侧重于味觉和触感的体验。例如他在《藕

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可信的传世作品，将其作为重新构建画史叙述的基础。元至清的600余年里，壁画等载体式微，“文人画”成为主流，传世画作与画论数量众多，这些材料使研究者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重构元明清画家的生活经历、社会关系和思想变化。因此，在《中国绘画：元至清》里，巫鸿强调以画家为论述主体，但他没有围绕画家谈画作，而是将宏观历史潮流与微观个案相结合。

在元代初年，许多文人不是汉族士子，但他们往往接受过很好的儒家教育，并且与赵孟頫等汉族文人领袖交往密切，他们经常以“雅集”等活动获取文化认同，“文人画”是他们彼此交流的重要方式。巫鸿对这一现象的关注，拓宽了对元代“文人画”发展背景的理解。

在明代画家群体里，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被并称为“吴门四家”。巫鸿认为，这种笼统的归纳，容易模糊他们之间真实而复杂的历史联系，提醒读者避免因既定概念而产生片面理解。

清代早期，有一批人继承和发扬了赵孟頫、钱选等人开启的复古风潮，“将历史的积淀提炼出新的绘画语汇”；而另一批人则继承和强化了“元四家”的抒情传统，“通过打造个人化的绘画语言以表达内心”。到了清代晚期，“金石入画”的潮流重塑了艺术语言，许多画家受到影响，如任伯年、吴昌硕在上海的创作，有意识地融入了金石趣味，从而诞生了海派绘画。

（推荐书友：朱延嵩）

多，但都是来看书和买书的；晴天人多，能静下来好好选书的人，却少了。朱航满说，书市里人来人往的场景让他欢喜。

朱航满淘书、读书皆有选择性，主要集中于“一人、一城和一事”，展开来说，就是周作人、北京城、文章事。由此不难发现他对周作人的偏爱，他陆续淘到了《知堂小品》《周作人与露理士》等书。他还将周作人与北京城结合起来研究，写下了《周作人与北京风土书》。在文中，他提到周作人早年所写的《北平的好坏》《北平的春天》。他说，看到这些文字时“很感意外和兴奋”。我对此感同身受，查找到资料后的收获，是学人无上的快乐。

《一枕书梦》中提到了画家吴藕汀的两种画册，吴藕汀是我熟悉的嘉兴籍画家。文中写吴藕汀曾言，“我身经沧桑，委曲求全，虽不能坐着吃饭，可以站着吃，但绝不跪着吃。”这段话让我想起了丰子恺先生所说的“有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，譬如狐狸；有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，譬如牛；有些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，譬如人”。两位前辈文人，有着同样不朽的风骨。

朱航满写书话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这源于他本身是一位藏书家。他在书海中遨游，采撷一朵朵书之花，献给知音同好。

（推荐书友：李晋）

粉圆子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在品味藕粉圆子时，口舌似蹦极一般，有惊奇之感，当然这可以说是惊艳……”

“旧情怀”中的《汤语子》《竹夫人》《紫砂壶》等几篇文章，则以器物为中心，展开对传统生活美学的“考古”。当老物件从生活必需品转化为文玩雅物，其承载的不仅是历史的见证，更蕴含着对崭新生活的感悟。

“花枝俏”中的《千山响杜鹃》《梔子花香》《茉莉花事》等篇目，展现了作者对自然意象的诗意转化。特别是在对茉莉的书写中，引用了清人沈三白和爱妻芸娘的故事，将“可列人间第一香”的回味留在读者的脑海中。

“草木谣”中的《千山响杜鹃》《只读芭蕉》等文，则将植物学知识与人文精神融为一体。芭蕉“附石而生”的习性，可解读为文人“忍苦寒，安淡泊”的精神追求；芭蕉“雨打叶声”则化作时间流逝的听觉刻度，作者运用跨学科视角，将科学理性与人文联想有机串联。

压轴之作“虫草集”是对自然生态的精心描摹。白粉蝶的羽化过程被赋予“生命蜕变”的哲学意味，蝉鸣声则成为夏日里的声学坐标……作者巧妙地法布尔《昆虫记》的观察方法与东方美学相融合，在微观世界里窥见天道运行的客观规律。

（推荐书友：朱延嵩）

以美学之眼打量大自然

——读德富芦花《春时樱，秋时叶》



小山

德富芦花，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作家，因《不如归》《黑潮》两部小说的出版，在日本备受瞩目，同时又以自然散文的卓越成就，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。

明治时期的日本东京，用德富芦花自己的话来说，是一个“人如云、事如雨的帝都的中央，处于忙里更忙、急中更急的境遇的中央”，他无法继续忍受这样的世界。

1907年，他决定逃离都市，迁居东京郊外千岁村柏谷的一座茅屋中，自称“美的百姓”，开始“晴耕雨读”的隐居生活。这一住，就是六年多。他悉心记录云雾雨雪霜露、发芽长叶、花开花谢、日出日落等自然变化，笔下呈现了如桃花源、瓦尔登湖般的美好世界。

《春时樱，秋时叶》是国内出版社编选的一部以自然为主题的随笔集，涵盖德富芦花迁居乡下前后所写的精妙篇章。此书我买来已很多年，一直在架上生尘，清明假期偶然翻开，一口气读完，完全被他笔下美妙的自然

世界和有灵万物深深吸引了。

读这本书时，脑海中常常浮现王维的身影。寂静中见幽趣，清寒中有美感，这是王维的境界。德富芦花书中多处描述与王维异代同调，比如他写寒林，“树叶落尽，顿生凄凉之感。然而，日光月影渐渐增多，仰望星空，很少遮障，令人欣喜。”颇有“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”的诗意。又比如他写“一个人在深山踽踽而行。有时看到栗子的外壳自动爆开，果实掉落地上。我听到了‘闲寂’本身是一种什么声音。”这不正是王维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”的注脚吗？

德富芦花对自然万物观察细腻，体悟深刻，更兼笔力高妙，文字有极强的画面感。比如他写梅，“寺内无人。唯有梅花三两株，状如飞雪，立于黄昏之中。徘徊良久，仰望天空，古钟楼上，夕月一弯，淡若清梦。”寥寥数笔，一幅颇有意境的古画跃然纸上。他写春分物候，“梅花盛开，茶花纷纷零落，遍地艳红。”几种代表性植物，粉绿黄红诸般颜色，春分时节的景致和物候，如在眼前。

相对于王维辋川别业的宏大，德富芦花住的地方很简陋。他在书中自述：“房子不过三十平方米，庭院也只有十几平方米。”但他说：“屋漏，尚得容膝；院小，亦能仰望碧空，信步遐思，可以想得很远，很远。静观宇宙之大，其财富大多包容在这座十几平方米的院子里。”房子大小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什么样的人住在房子里。

德富芦花所描摹的对象，无非是日日所见的普通景致，但在他的美学之眼打量下，处处闪耀

着动人的光辉。

一个月夜，德富芦花头痛发热，到院子里散步，走至井畔，放下井绳汲水。当他提上一桶水时，“月光在水桶里摇曳闪烁。掬水入口，吸几片月光，随将余下的倾覆于地，月影也跟着滴滴答答掉落下来。真是太美了！于是，打一桶，又打一桶。我把三桶水泼洒在地面上，然后，在虫声和树影中伫立良久。”

读至此处，不由得想起东坡先生在儋州时所作的《汲江煎茶》：“大瓢贮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。”德富芦花是打了三桶水泼于地面，而东坡先生是喝了三碗茶，然后“坐听荒城长短更”。不同时代、不同国度，两个不眠之人，却做着同样诗意而美妙的事情。

我常常在想，他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下，写出如此美妙的文字？

当年，苏轼从朝堂高官、著名才子变为黄州一介老农，虽然日子贫苦，但远离政治纷争和世俗喧嚣，日面对山川自然花草树木，从而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，由此写出了“两赋一词一帖”等流传千古的作品，实现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自我超越。

从德富芦花之妻爱子的一篇回忆文章里，我们可以一窥其内心世界细微变化。德富芦花曾专程去拜访托尔斯泰，老先生对他说：“光从读书到写作是不行的，要写生活中发生的事。你可以当农民嘛！”回家后，德富芦花对妻子说：“今后只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，为此，必须改变原来的生活，到乡下去过简朴的日子。”

他想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从他一篇题为《风景画家科

■ 阅读家 精神富有 阅读先行 ■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060429